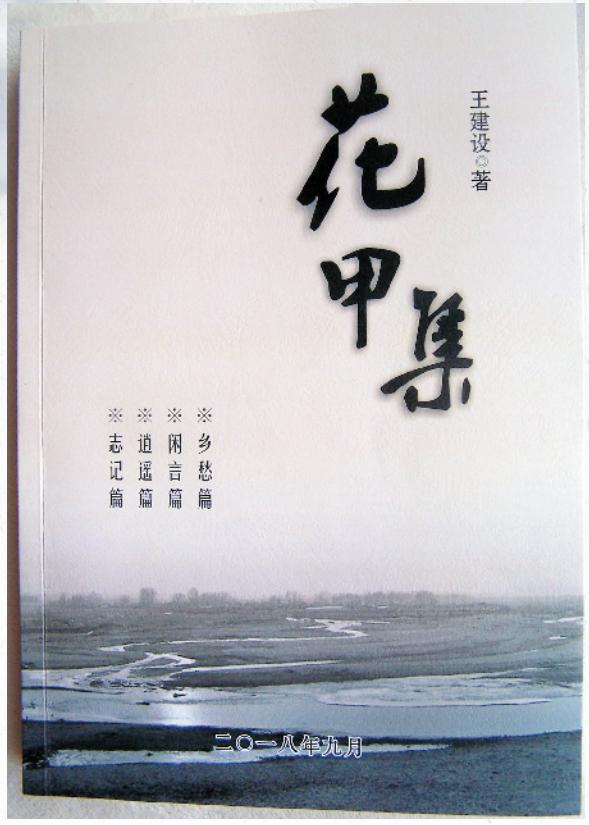


# 兴酣落笔尽风雅

## —王建设《花甲集》序

张丹



《花甲集》封面

人生一甲子，犹如石火，迥然以过，对于文化人来说，慰藉此生者莫过于积句成章，积章而成集。王建设先生即如是。

建设先生出生干部家庭，成长中国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年代。1976年入职淮北发电厂（现为大塘淮北发电厂），2016年退休，其间作者的人生角色一再转换，不变的是他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学的那份深情和挚爱。如果从1983年处女作《赏月》刊于《淮北报》，以及同时期从事《淮北电厂志》编纂工作算起，青丝变白发，作者与写作结缘近40个春秋，建构了葳蕤多彩的文化景观。

其新著《花甲集》辑分四篇，分别为乡愁篇、逍遥篇、闲言篇、志记篇，体裁有抒情散文、游记、小品随笔、志记文章，多以地域文化、历史、传统知识为基，以作者的阅历心境相辅，或徜徉于家乡故里，或于文化遗址，或向往于社会人生。既有记忆故乡的浓郁乡愁，亦有触景生情的借物抒怀，也有讲述历史、对现实的睿智思考，兴酣落笔尽显风雅。

结言端直，此乃《文心雕龙》中的句子，指作文语言端正挺拔，古人云“必有事实，乃有是文”就是这个意思。散文的写实性，盖因它是最接近生活的文学体裁，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现实世界触动了作家的心弦，优秀的作品由此产生。散文的写实是生活之“实”，是作家内心情感之“实”。文集中凡记人叙事，状物写景，表情达意莫不如此。以《乡愁篇》为例，建设先生生于皖北边陲的乡村，青少年成长于斯，故乡的土地、历史与文化滋养感染了他，内化成他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书写和表述乡村生活成为作者不竭的生命动力和永恒的追求。《儿时年趣》《梨子姑娘》《乡思》等，作者将亲历的乡村，放置在一个大的历史文化场中思考，从而在尘封的历史古迹中发现曾经的美好。再如《夏日的乡野》，对一个曾经在乡村生活过的人来说，无论现在地位和前程如何，都不能将夏天的乡野从记忆中抹去。由是一片片青纱，一山山林木，一洼洼的荷塘，一坡坡的翠绿，欢畅的夏天，清朗的夏季，静谧的夏日，电影镜头般的画面和故事，栩栩如生地扑面而来。40年前的事情，似有神力相助，拽住了读者的目光，跨越了遥远的时空，牢牢地聚焦于作者记忆中的故乡，村前的老槐树，风雨老茶馆，撒欢过年的童旧事在纸上复活了，其荡魂摄魄的艺术力量来源于写实。

在他的《逍遥篇》中，作者往往将历史资料、历史知识融汇其中，有着鲜明的史识和思辨特色，将个人的情感和思想诉诸笔端，书写出对历史文化和社会人生的理解与思考，或饱含钟爱崇敬，或洋溢热爱眷恋，或抒发文化体验，或直抒

胸臆感慨，既无矫揉造作，绝无病呻吟。《芒砀怀古》《姑苏古韵声》《古寿春巡礼》《平遥古城人家》等文，自然质朴，不假藻饰，不事雕琢，信笔所至，把深邃的思想、深沉的感情融化于真实可信的文字之中。《桐城札记》中，作者面对一向重读尚文、并以“文都”而著称于世的安徽桐城，在对桐城群芳云集、鸿儒荟萃及“六尺巷”仁者风光的追思中，怅然喟叹：老宰相张英那豁达的胸襟，警醒世人的明礼友善、和睦谦让，不知今人还能否从中得到某些启示？作者以史为鉴反观当下，让读者在与历史对话的同时掩卷沉思。以史实为根基的文化散文，使尘封的历史获得了生命的热度，厚重之美由此显现。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是文学艺术的生命，情感需要真实，别的可以做假，可以虚幻，唯作为情感之花的散文，是永远容不得虚假假意的。从建设先生的散文、游记和随笔中，随处可以读出“笔端沧桑事，心头不无情”。步入中年以后，前尘梦影，往事烟云，常常会不期而至，盘亘于作者心间，感怀不已。因此，怀旧就成为作者散文写作的一个常写的主题，特别是怀念童年少年时代的作品，“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陆游的诗句十分贴切地映照了作者心中况味。《乡愁篇》中的老烟斗、老茶馆、露天电影院等情景，都是作者的亲历，属于“有我”之作，投入了真挚深切的情意。如《母亲的心愿》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年届古稀后，母亲见天衰老，人也没有了精神，常独自坐在楼前高处朝下坡远眺，盼着儿孙们的到来。哪怕不逢节假日也总是如此。远远望去，母亲就若一尊雕像，在凛冽的寒风中纹丝不动。”散句怜母之情溢之言辞，读之感切动人。再如《老油灯的记忆》中的一段话：“一晃祖母已去世好多年了，她生前并未留下多少遗物，而那盏老油灯却一直藏在老屋……”这是叙事，也是抒情，思物念人，追怀往事，一盏油灯承载着几代人的缅怀，虽然文字简平，但简中有真情，平中含“热度”，一股“乡愁”几多“乡情”扑面而来。

《花甲集》中的20多篇游记，其基本内容尽管仍不脱仁山智水、小桥人家，其抒写方式亦未出望峰远眺、思绪万千之类，但字里行间却找不到浮词丽藻及造作的柔媚之情，取而代之的是行走于祖国大地上的舒展与豪放，是一种博大澄明的情怀，显得庄重而阳光。如《觅古徽州》中有文：“徽商文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她留给人类的不仅是有价的物产，那厚蕴的历史文化之精华，人们怎可以金钱之价去衡量她！”《古寿春巡礼》：“关于孙叔敖，人们有着许多感人的传说，大都为缅怀这位伟人而在民间坊传。举目眺望，祠堂对面的安丰塘水，难道不是孙公的英魂所在？那碧波浩渺的多

安丰塘，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这位宰相的伟绩丰功么？”话语中寄托着作者对先贤多么诚笃的敬意。作者笔下多短篇，热情真意切，一唱三叹，净洁而无杂质，深厚而显激越，回肠荡气扑面而来，给人以艺术的震撼。

读《花甲集》不得不说是文人风骨。文人风骨指文化人的才气和人格美的统一。建设先生饱受传统文化及厚实家学濡染，以及史志古籍陶冶，襄助其人有了文人意气，文章有了自己的符号和声音。其内核即曰有了股骨气，一股清气。有骨气可以遇公侯而不惧，遇暴力而不屈，保持一个文化人的“自我”。因骨气而秉持清醒思考能力，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事物及情感；因清气而拥有耿介的气质，题材、体裁、语言随物赋形，其胆识、才情、阅历、风骨无不洋溢其间。他的抒情散文字字发自肺腑，无不以赤诚之心示人，即使最易入俗的游记，亦能有生动流畅的文化精神灌注。

作者所有的文章，均透显出古韵新声的风采与韵致，细揣摩不难发现，其语言衔接传统，并能推陈出新。近现代以来，白话勃兴，文言式微，以至于不少当代作家语言贫瘠，只能耽于口语化、生活化的表述，有的作家虽刻意汲取古汉语营养，但又因功力不逮，下笔则文白杂陈，生涩造作。而阅《花甲集》则感到一种古今合璧的语言气象，作者熔文言、白话、书面、口语与一炉，说出的话文质俱佳，书写的篇章简意丰、古意充盈，且蕴含现代生活情趣。

建设先生不仅对故乡、家人一往情深，对朋友亦是以诚相待。在物欲横流的年代，作

语，这些直摅血性的文章，吊民伐罪，为民立言，不是个人恩怨所致，而是一个肩担道义的正直文化人的赤子情怀和心灵呈现。

再说担当。“国有史，邑有志”，并非从事史志专业的建设先生，却热心地方志这一传统文化，自1982年始，笃志投身地方志事业38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首批地方志工作者，历经两轮全国修志，参与两部《淮北市志》及《濉溪县志》的编纂，主编《烈山区志》，同时编写、主编、指导、评审省内外60余部各级志书。近年潜心研究专业志（行业志），发表10余篇论著，其中《企业志乃企业文化最主要载体》获2012年国家“中部崛起与企业文化战略”征文一等奖。不仅如此，作为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他还以民俗的目光打量淮北大地，寻古履踪，在历史文化与非遗中发掘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从古都相城守望春秋临淮，从漫步石山孜遗址到睢阳驿道觅踪，从隋堤擅古到叮咛炀大帝，从对嵇康的凭吊到任文石的阅读，作者以相城为考察中心，在历史文化中挖掘寻觅古先民的精神风骨和淮北民俗的根脉。在《志记篇》中，作者如数家珍地展演了淮北民俗文化之宗祠活动、酒风酒俗、临涣茶俗、濉溪老字号……相城先民的深湛文化根源和惊人的创造力，为我们传承和保存下来了名垂竹帛、千古传衰的民风民俗遗产，成为淮北文化宝库中最为璀璨夺目的宝贵财富。

建设先生于2016年退休后，先后被北京、咸阳、成都、珠海、石家庄、深圳、武汉、太原等十多大城市文化公司聘任，担任多项志书总编，任务重，工作忙，节奏快。尽管如此，有深厚乡土情结的他为留住乡音、乡风、乡愁，又以极大的热情跻身村落文化研究和编纂。先后撰写《国家倡修村志的现实意义》《村落文化——亟待纂修的民俗遗存》《村志及其纂修实务要论》等数篇论文。近年连续5年参加“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先后策划、主编、通稿一批村志，策划、主纂陕西《咸阳百村》系列丛书5个县计1067个村史。2017年主编国史家历史文化名村深圳市《鹏城村志》及北京《琉璃渠村志》。编著国内第一部村志纂修的著述《村志编纂实用手册》，国务院中指办副主任邱新立在序中对其秉持担当意识和发展创新理念、爬梳剔抉、精心编撰，予以高度赞扬和褒奖。

作者生也耿直，刚肠疾恶，他的《讲究论》《为包装辩》《求实乃和谐之本》等随笔，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他憎恶损人利己，他批判说是弄非，面对社会现实，他常怀忧患。在《余晖落日，彩霞乃见》中坦言表露：“做人坦坦荡荡真君子，做事踏踏实实真功夫。在人生道路上，成也成得堂堂正正，败也败得刚正不阿；对他对得理直气壮，错也错得光明磊落”，这该是建设先生毕生的正人品、端庄文风的写照。在《你有阳刚几分？》中他发出：“好男人是个抽象的概念。十全十美的男人，如果以阳刚10分标尺的话——我们不苛求所有的男人都达标，那么，做到及格线上要求不算高吧。倘这一点都达到了，那你只能是个身体虽未残缺，但灵魂却已被扭曲了的男人，你徒有一副躯体而已”的诠释。他体恤百姓疾苦，在《为农民工歌》中，盛赞王旭和刘刚两位农民工的组合演唱，并深情地写道：“朝霞升起，他们来了；太阳落山，他们走了，身后留下的是片片美丽，无论何时，我们的社会怎能忘记他们？更不能让他们老无所依，怅然离去！”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

岁月无穷，人生有限。建设先生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勇毅笃行中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天空，激情的笔端下流泄了最美的风景，为自身的经历和才情打上了永恒的印记。

《花甲集》出版在即，聊抒管见，爰以为序。

己亥年仲春

作者系淮北日报社原副

总编、高级记者

### 新书速递

## 《大城小室》书写都市众生

近日，80后女作家姜立涵全新都市小说《大城小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以过去十年，“楼市”变迁为轴线，描绘了新一代来都市逐梦的青年男女，因为欲望、情感、阶层的冲突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但同样走过了一段起伏、悲欢，甚至颠倒的人生路程，故事真实、残酷、令人动情。

小说主人翁谢晓丹是一名漂亮有能力的CBD白领，孜孜于高雅优越的生活品质；其表妹陈青是毕业于斯坦福的学霸，放弃美国酬报优渥的工作，全力支持男友

北漂创业；闺蜜田蓉爱情事业处处碰壁，失业后一心理头炒房。在北京房价节节上涨的十年里，三人的财富、成就感、社会地位悄然互换，分化成了有房的人和没房的人。三人对人生的追求和希望，在房价高企的残酷现实中，身不由己地改变了模样。小说通过细致入微、真实可感的现实描写，带领着我们一起去寻找困扰中国人的房子的答案。

作者80年代生长于中大西北兰州，后求学于西南重镇重庆，也曾在英伦虚度几年光阴。职业投资人，

曾任职于Merrill Lynch（美林证券）等著名投资机构，现为某大型PE投资机构创始合伙人兼CEO。十二年前定居于北京，流连于古城风貌与都市繁华之间，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文字，写专栏，写散文，掀起了一股新都市文学热潮。其代表作《CBD风流志：京城》，作为“城系列”第一部长篇小说，一经出版，广受好评，由其改编的电视剧正在制作中。《大城小室》作为“城系列”小说的又一力作，初现于其个人公众号“大福点心铺”便引起轰动。

作者80年代生长于中大西北兰州，后求学于西南重镇重庆，也曾在英伦虚度几年光阴。职业投资人，

## 天下谁人不识君

陈李林诗集《十指上的烟火》之跋  
耿汉东

是雀战行家，每战必获，他开怀嘻嘻地娱乐去了；还听说在肆翰书院内，马褂长衫，终日价手握放大镜，凝视古字画，陈李林又成鉴赏家了。这家伙，真是个人物哩。

但他终也是个天生文人，血管里涌动着文学的血。在这十年间，他更多的时间在读书，读精品。他在思索，是人生层面的思索。多年前，我有幸光顾他的书房，一间大屋子，一排排书橱环墙而立，橱内皆书，多为名著。临窗而设的书桌，遥对相峰。这家伙坐拥书城，书香漫骨。青山做伴夜读书，何其静哉，何其博矣，何其省也！偶尔去他办公室小叙，在他收起的一摞子报刊杂志中，《人民文学》《诗刊》竟赫然其中，都是经年必订，几十年不曾有漏的杂志。书桌上偶尔还见折叠书页或勾勾描描的大家作品。正是“君子曰：学不可以已”也。我知道他潜心并深度读书，坐关修行，是为下一轮冲击做准备的。他会握竹为剑重入江湖的。曾与他打赌，他是会写小说的，而且一出手就是长篇。

果不其然陈李林出关了。但不是写小说，在写诗，且是现代诗。他以孤独的写作姿态，沉稳大气的风格，唱出一首首摄人心魄的歌。阅读他这些触及心灵的诗，能感受和倾听作者内心的闪电和一种无声处的低吼！他一天两首或一天一首，这种井喷式的写作，说明诗人十年读书后，诗艺大提升，这些诗感动自己感染读者。他把人生历练后的生命反思与哲学的深沉进行有机的磨合；把古典诗学与现代诗歌进行消融式的对接；把时下、当下、足下的题材去芜存菁后有序而作。诗写后，立即风传。因是多年老友，又同窗读书，对桌工作。所以，他每有新诗，我则近水楼台。有些篇章读后，感到其激情若怒马收缰，欲止难止。有些则看似轻风一掠，但仔细咀嚼，皆感重如鼎。我想，只有心里有无限沧桑之人，才能写出如此苍劲的诗歌。

### 三、对李林诗歌的解读

其一：零度创作，这是陈李林的写作姿态。他是以极其孤冷的姿态进入诗歌创作的。一方面他写作不为名、不为利、不入伍、不入群、不发表、不展示。另一方面他客观、冷静、从容地抒写，将澎湃饱满的情感降至冰点，让理性之花升华，从而使诗中有更多的哲学思考，生命的反思。诗是诗人在面对世界时候的一种态度，而陈李林的态度是以个人的冷静的心态，把淮北的人文景观和日常生活带入到诗歌中。它蕴含着诗人鲜活的情感信息，渗透着诗人的体温。他的诗沉静、通透、自然，有着内在性。可以说，他的诗有着复杂的人生体验，是诗人生命的一种延伸。因此，似一根火柴在点燃，并在燃烧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其二：沉稳大气，这是陈李林的诗风。《荞麦花》是一篇景物诗。文中他把秋夜之静、星空之美泼墨成一幅大写意；把蛙声虫鸣，花香风语精致成一幅工笔；而把荞麦花开、梦中少年则点缀成一幅水彩。文中一派风景，众象纷纭，炫人耳目，果真是秋水文章。其实，作者用隐喻、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让风景悄然打开，让人领略夜空的静谧。把主人公的美好向往与眼下的生活困窘对比来写；把青年的思想张扬与当时社会的精神禁锢暗喻而述；在一片麦海花香下，写出一个青年人的孤独灵魂和无奈的心境。文章思如深潭，有挂霜之痛，唯美至极，正是当行本色之作，当年笔者曾一字不少地背诵过原文。

还听说这家伙豪饮，在酒桌上折冲樽俎，制胜两楹。他以一条淮北汉子的激情豪放，与中国传统酒文化进行对接和演绎，写出《炸雷子》。这篇文章不在于对淮北辉煌乡酒的胜图足，也不在于对酒客们入木三分地描述，其亮点在于对明代袁宏道《觞政》一文的延续和诠释，直击酒文化的理论层面。直到今天在江淮之间甚至江淮以远的酒桌上，还不时想起炸雷子的呼喊。因此，陈李林无可置疑的甚至是毫不犹豫地坐在了“炸雷子之父”的位置上。能把一篇小散文写得如此酣畅淋漓，社会上得以如此反响，也足以令一干作家瞠乎其后了。至于中篇小说《新闻科长》，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倾情打造一个既迷茫又先锋的青年形象，既描述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也似曾有无地表达了救赎方式。既充满心灵的冒险，也充满诗意的温馨。小说发表后，有人被置入座，有人自动对号。因此社会上有人气得哭哭闹闹，有人看得嘻嘻笑笑。这一番悲喜剧的前前后后，因岁月已久，莫再提了。

两本书出版后，文坛不再出现陈氏之作，他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使我想起金庸笔下的孤独求败，重见江湖后，终于归隐深山。但陈李林窜到哪里去了呢？听说他又搭上一群伙计，南求三七，北购辽参，养生去了；后又听说他因祸得福，是雀战行家，每战必获，他开怀嘻嘻地娱乐去了；还听说在肆翰书院内，马褂长衫，终日价手握放大镜，凝视古字画，陈李林又成鉴赏家了。这家伙，真是个人物哩。但他终也是个天生文人，血管里涌动着文学的血。在这十年间，他更多的时间在读书，读精品。他在思索，是人生层面的思索。多年前，我有幸光顾他的书房，一间大屋子，一排排书橱环墙而立，橱内皆书，多为名著。临窗而设的书桌，遥对相峰。这家伙坐拥书城，书香漫骨。青山做伴夜读书，何其静哉，何其博矣，何其省也！偶尔去他办公室小叙，在他收起的一摞子报刊杂志中，《人民文学》《诗刊》竟赫然其中，都是经年必订，几十年不曾有漏的杂志。书桌上偶尔还见折叠书页或勾勾描描的大家作品。正是“君子曰：学不可以已”也。我知道他潜心并深度读书，坐关修行，是为下一轮冲击做准备的。他会握竹为剑重入江湖的。曾与他打赌，他是会写小说的，而且一出手就是长篇。

我以，这样的诗人是能持续地走下去的，并且能走得远。